

世相放谈

歪心思结恶果

李伟明

北宋至道三年(997年)五月十一日,即位不久的宋真宗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:参政事李昌龄被贬为忠武节度行军司马;宣政使王继恩被贬为右监门卫将军,安置均州;知制诰胡旦被削除官籍,流放涪州。就在两个多月前的二月二十九日,北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驾崩。新皇即位之前,王继恩、李昌龄、胡旦等阴谋拥立赵元佐为帝。好在宰相吕端识破其阴谋,原定接班的皇太子赵恒才有幸登上皇位,成为历史上的宋真宗。

王继恩何许人也?后周时期的宦官,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的老部下。宋太祖驾崩时,王继恩在拥立宋太宗即位这件事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由此,他成了宋太宗最器重的人,在宋太宗面前说话非常管用,很多提拔心切的官员都去投奔他。当时有个狂生潘阆(也是颇有名气的诗人)鼓动王继恩劝说宋太宗立太子,但是不能立“南衙”(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),因为“南衙”自认为会被立为太子,所以当上了也不会对别人感恩戴德;只有立诸王当中没有希望被选中的人,才可以赚到一个大人情。王继恩觉得有理,于是经常劝说宋太宗,但宋太宗却选择了立赵恒为太子。王继恩心有不甘,竟然想在宋太宗病危时做手脚。此事既未成功,后果当然严重。被贬至均州两年后,王继恩便死在那里。

以上情节,《续资治通鉴》第十九卷有记载。选最不应该被选中的人上位,才能获得对方的感恩。不得不说,潘阆与王继恩的这歪心思,动得真有些道理。读至此处,不禁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件事。某某某君,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乡镇主官,一晃便是十年。换届时,新任县委书记找他谈话,居然明言:你不是我手上选用的干部,我怎么重用你,你都不会领情,所以,你还是自己选个去处吧,我就不推你为提拔对象了。某君一听,心里凉了大半截,于是自觉找个闲职算了。过了几年,县委书记腐败案发,带着一帮“小弟”锒铛入狱,某君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。看来,这个县委书记的心思,和王继恩他们有所承关系呢。

以王继恩这样的出发点选人,无疑是非常糟糕的,其中的种种风险不言而喻,歪心思结恶果也就毫无意外了。汉宣帝时期的大司马张安世说:“举贤达能,岂有私谢。”在张安世看来,推荐干部是公事,哪能做私人交易?所以,被他推荐的官员私下感谢他,他反而很不高兴。与王继恩相比,两人真是天壤之别。一门心思打歪主意,最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王继恩如果规规矩矩做好他的事,虽然未必会成为宠臣,但日子总不会过得差。可惜他的心太大了,在扶持宋太宗上位时他赌赢了,获得了好处,于是在宋太宗的继任者问题上,他又想复制当年的“成功模式”。然而,这种玩火的事,哪能次次得逞?

歪心思结恶果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人事方面。在经济问题上,这种情况更是常见。近些年,在大量的落马官员身上,我们发现一种情况:很多干部不务正业,以权谋私,虽然捞了些钱,但负债累累,生活过得苦不堪言,远不如那些老老实实上班的同事。为什么会这样?一是这些人的不义之财来得快,所以不懂得珍惜,花销起来也就大手大脚,似乎这种“好日子”将无穷无尽;二是这些人有了钱之后,就产生别的欲望,要么豪赌,要么搞“家外家”,或者被骗去做这个生意搞那个投资,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在他们东窗事发时,不仅两手空空,连人身自由也失去了,成了不折不扣的“一无所有”,这也是一种因果报应吧。

心太大,终究不是好事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斤两,谦虚谨慎,心怀敬畏,切不可得意忘形,尤其是不要因为偶尔走了“捷径”,便形成路径依赖,从此天天想着走野路子,比别人省事。以前常听农村的老人说:“走多了夜路,总有一天会碰到鬼。”老是动歪心思,前功尽弃也是迟早的事。行稳致远。图一时之快而落下半辈子的痛苦,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?不管从事哪一行,“富贵险中求”这样的赌徒心态都要不得,踏踏实实行走才能让自己拥有真真切切的收获。不要被别人暂时的取巧成功而心动,“玩的就是心跳”并不适合正常人。恪守正道者,也许遇不到所谓的意外之“喜”,但从长远计,一定不会吃大亏。



谢燕颢(右二)在向篆刻爱好者讲解石料的挑选技巧与篆刻创作心得。

时光,能在石头上留下什么?在宁都梅江河畔,谢燕颢给出了他的答案——那一声声“笃、笃”的清响,是刻刀与青田石的对话,也是匠心与岁月的抗衡。从中山街小店到国家级展厅,从少年凝眸到白发如霜,他将半生光阴,刻进了方寸印石之中。这不仅仅是一门手艺的传承,更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坚守。

刻进时光里的文化坚守

宁都民间篆刻家谢燕颢的“守艺”人生

特约记者曾峰峰 通讯员彭歌冉文/图

一眼入魂 金石缘深

现年63岁的谢燕颢与篆刻的缘分,始于父亲的潜移默化。老红军出身的父亲谢勤虽文化不高,却写得一手好字、刻得几方粗印。家中木桌上那方磨亮的寿山石印章,是谢燕颢童年最着迷的物件。“每次父亲刻完印,我都会凑上去摸摸那些凹凸线条,像有魔力似的。”他常蹲在父亲身边,看阳光照在石头上古朴文字,一颗热爱篆刻的种子就此生根。

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秋日,谢燕颢赴南昌办事,在老福山“上海书店”的玻璃橱窗内,一本《篆刻入门》书让他驻足半日。书中的汉印拓片、刀法图解直击心底。他省吃俭用3个月,终于凑够钱,将这本“启蒙书”捧回家。走进他早年的小屋,墙角、案头堆满了印石印谱与相关书籍,从《说文解字》到各地名家印集,近千册典籍挤满书架,书页边缘被翻得发毛,空白处写满批注。“没老师指导,就靠看书自学,一个字的写法要查好几本书。”他每天在废石料上练习,即使手指磨得红肿也未停歇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谢燕颢在宁都中山街租下一间小铺,开起了刊刻店。店面不大,却被印石与书籍填满;橱柜里陈列着成品印章,案台上散落着待刻的石料,墙上贴满了历代印拓,空气中弥漫着石粉与墨香。“那时,街坊邻居常来刻印,有姓名章、藏书章,还有商号印。”他一边经营,一边钻研,刻刀在石料上流转,日子在金石声中悄然走过。可惜好景不长,由于受市场冲击,小店难以维持,谢燕颢无奈关闭了它。迷茫之际,案头的印石与书籍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他心想:不如摆摊谋生,离热爱更近一点。

问道四方 技艺精进

谢燕颢深知,闭门造车难有突破,篆刻既要明字源,也要懂法度。于是他推着小车,装着印石、拓片和工具,辗转南昌、厦门、广东等地古玩市场摆摊。即便生活清苦,他的行囊里始终装着几本印谱和待刻的石料。每晚在简陋的住处,他就着昏黄灯光刻上几刀,累得趴在桌上睡着时,手里还攥着刻刀。在好友温章保看来,几十年了,谢燕颢的心一直在刀尖与石头上,“他的这份踏实,从没变过。”

2019年,在宁都县城博兴花园古玩城的摊集上,藏友张有生被谢燕颢摊位前的“梅江秋韵”印拓吸引:墨色匀净,线条古朴遒劲,透着汉印的大气规整。两人越聊越投缘。此后,

张有生淘到古玩字画,必找谢燕颢鉴别印章真伪、解读题跋。“老谢眼光毒辣,是藏友圈里靠谱的专家。”这份认可坚定了谢燕颢求学的决心。他带着印稿,主动叩响名家大门:赴杭州请教陈振濂,获“有汉印大气”批注;向张海求教,得“汉印参隶意高古”勉励;还有韩天衡亲自批改印稿,直指“有笔无刀”症结,令他豁然开朗。

每次请教回来,谢燕颢都把名家的话记在本子上反复琢磨。为改正“线条肥胖”的问题,谢燕颢连续一个月专攻单字线条,刻废的石料堆成小筐,手指厚茧划破又愈合,最终形成了“取法汉印、线条刚劲、布局沉稳”的个人风格。走进他如今的河畔工作室,靠墙的书架依旧塞满印石印谱与书籍,只是多了不少获奖证书及名家手批的稿本,显现着他求学之路的辛劳与成果。

金石生辉 传承不息

努力耕耘终有回报。2008年,谢燕颢创作的“江西金火印”获首届“滕王阁杯”篆刻一等奖,这是他首个省级大奖;2013年,篆印“山野书夫”入选“百年西泠·金石华章”西泠印社大型国际篆刻暨第八届篆刻艺术展;2023年,“客家人”组印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篆刻展获奖。“能以篆刻艺术弘扬客家文化,是我的荣幸。”他说道。

如今,年过六旬的谢燕颢将工作台搬到梅江河畔,每日晨出晚归。他的工作室里,印石整齐排列,印谱堆叠如山,仿佛一座小型篆刻博物馆。“我最大的心愿是招个踏实的徒弟,把手艺传下去。”他常对朋友说,篆刻是老祖宗的文化财富,总得有人一代代传下去才行。

为延续这门古老艺术,他在河畔免费为年轻人讲解篆刻知识、演示技巧。“老谢教得特别认真,握刀姿势都反复纠正。”老友李辉荣说。有年轻人学冲刀法,谢燕颢便手把手教其发力,还找来软石料让其练习。除了技艺,他更注重文化传承:带年轻人研读《说文解字》,讲解汉字演变,分享收藏的典籍。“篆刻不只是刻字,要体现汉字风骨与文化底蕴。”他还常为朋友免费刻印。在他眼中,篆刻是温暖人心的载体。张有生至今珍藏着当初购得的“梅江秋韵”印拓,他笑着说:“那是艺术品,更是缘分的见证。”

暮色渐浓,谢燕颢完成了当日最后一方印。他吹去石屑,蘸取朱砂,将印面稳稳地压在宣纸上。“守艺”二字清晰浮现——这既是一方新印,也是他五十年来每一天的缩影。

他静静端详片刻,开始收拾案头散落的工具。刻刀归匣,石屑扫净,那些汉字的风骨与岁月的深情,却随着这方红色印记,留在了纸上,也将流向更远的地方。梅江水在窗外潺潺流过,如同这未停歇的传承。



谢燕颢在潜心进行印石篆刻创作。



谢燕颢创作的篆印“山野书夫”,于2013年入选“百年西泠·金石华章”西泠印社大型国际篆刻暨第八届篆刻艺术展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推行垃圾分类 倡导文明生活



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